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張元功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妄語部

述意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

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實由妄語也

引證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虵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語說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饑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

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啗熱鐵九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剝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瘖瘂癃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亦欺他人
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

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絶善行閉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令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皴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惡口部

述意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

怒銜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别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强難調伏

生餤口餓鬼

引證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讐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

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
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
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蟲從口出身有
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
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
云寧以利劒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
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敎化已周
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

衆僧告勑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内心輕懱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衆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

狀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
蛆蟲膿血流溢臭氣叵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
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燄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
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摑舉聲嘷哭馳走東西滿
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
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
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
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

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縁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

為立字名㶚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
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
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
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
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
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
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
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

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向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言往問沙門為我解說

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
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
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
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
令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
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
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
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

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呫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自外同前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説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

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於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
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炭魚䋘銅瓶盛灰埋之向說
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覩者生
善又百縁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
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麤澁猶如蛇皮頭髮
麤强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勑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
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
卿可將來臣受勑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

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
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
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
王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
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
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
赴衆人疑怪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
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鉤遣

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内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遥禮世尊願佛慈悲来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人佛便為説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覲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鈎本處

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㮈國有一長者恒常

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令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剎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

夜養飲刮刷摩杖時得刹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賂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餧飲我刮刷摩杖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刹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賂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賂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

駕百車賭金千兩長者報言令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
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
於衆人前作毀呰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呰語即慙愧
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
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餧飲摩㧓刮刷望
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
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使
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

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賭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

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呰猶自慙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蹋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啗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遥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

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為
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甚惡
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
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
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
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
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
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

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為在何處答曰汝但瞑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瞑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虵羅剎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

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即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佷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嬈衆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

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

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間請太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叵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世尊遥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對答各懷疑惑前白佛

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僂而行復與如来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刧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其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令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迈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駡辱衆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

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戮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衆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啗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祥
感應縁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顔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覔鄉人事過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内無事横生整理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

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来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太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寳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慙愧心中即生别計惑亂凡

俗為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煖家人舉將入舍臥經宿不穌然操已到東陽都録處於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熢焞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休人知

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片侵欺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為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

即便依教發露慇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
穌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
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
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慙愧不
復驅出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
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眾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怪禮懺
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来試你
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

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祥記

兩舌部

述意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提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令見流俗之徒乃專搆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

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鬬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

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鬬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勝處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搏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

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說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鬪亂我等善搏虎說偈答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令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令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鬬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共集
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又正法
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謗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説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

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説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鬬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饑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穌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

中常侍王甫枉誅敎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咒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黄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孽使絶其命敎海王悝既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冰此為何祥其可禳乎冰對以宋后及敎海王無

辜之狀宜茲改葬以安寃魂返宋家之徒復敎誨之封以消災咎帝勿能用尋亦崩焉出寃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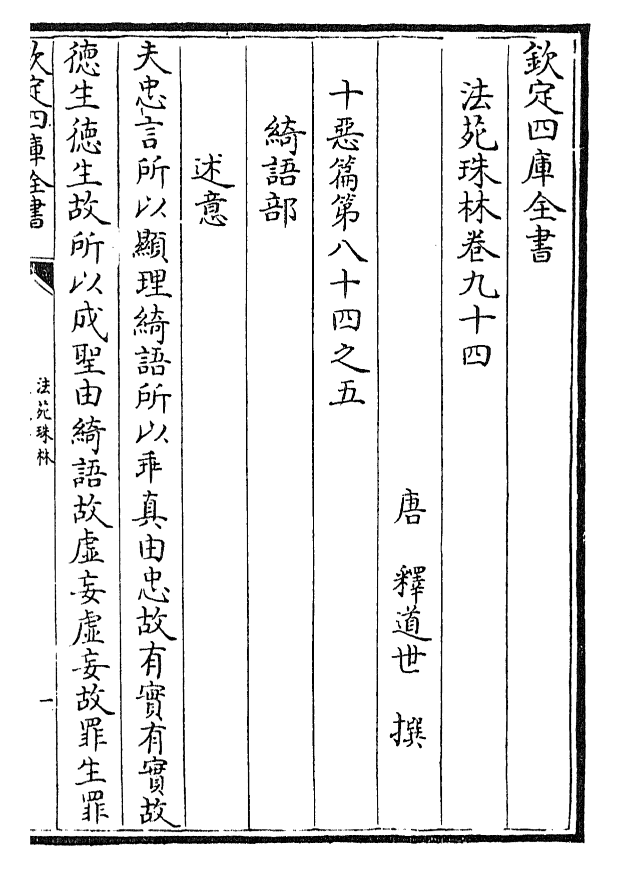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穌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内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齎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勑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别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察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駡之罪更無餘罪

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音釋

抓摑抓側絞切謂以手抓也摑郭獲切打也嘷乎刀切大哭也嚪徒濫切騃語駭切癡也飤祥吏切食飤也刷數滑切拭也賿几偽切賭也餧於偽切飤也佷下懇切不聽從也熢㶿熢部紅切㶿蒲沒切熢㶿煙起貌導音道擘博陌切擘也𢞁音嘿詛莊助切沮也璽想氏切王者印也躄卑計切便幸也斃毗祭切死也禳如陽切祀除殃也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

唐　釋道世　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綺語部

述意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

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衆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兩舌

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

故非妄語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

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

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輭語說故

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烊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燋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咒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唐盩厔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與羣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内從人乞苽其主勿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顧眄之間苽生俄而蔓延生華俄

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菰者反視所賫皆耗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

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合之再三吹呴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而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

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爲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矟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穌還如平生說

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為何事答曰頃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攝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宫妃后在大殿上相隅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襍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

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
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
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
作舞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納口直下竿從
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竝皆
如是復見黃唇已來伎兒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挑棒
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帀百千
鐵烏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噬受其極苦

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叫唱之聲如烟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撿案看卻後二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平生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豬

羊食啗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
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
合受之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内見
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
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蘇活此普樂因見
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
虧因向僧懺具說此言

慳貪部

述意

夫羣生感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作繭非他纏縳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饑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貪

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畧

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是羅刹

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啗子既盡已便啗其夫愛羅剎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啗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虵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虵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虵過患而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

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為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

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虵阿難白佛是惡毒虵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虵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虵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虵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

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虵阿難惡毒虵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虵阿難惡毒虵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虵惡毒虵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産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恪守護不著不啗服飾飲食極為麤鄙亦不施與

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為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

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来詣其家而從乞食
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
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
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
此秃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
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
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
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

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縁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恡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勑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𥿄籠恐有飛鳥食啗穀米四壁牆下以白𥛚泥恐鼠穿穴

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

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

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命終還生舍

衛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

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

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梅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僭遭此苦厄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梅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

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陁長者命終與彼梅陁羅家盲
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
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
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
栴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
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栴檀廣為衆說慳貪嫉妬受罪
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為道爾時世
尊欲與栴檀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陁長者非耶

小兒報曰實是難陁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陁長者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為説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恪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産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

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饑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為世人之所蚩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旛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買麨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内

家中取鹽一把衣衿裹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象馬恐来搏撠即詣塜間復見豬狗尋更迯避至空静處酒中鹽薑和麨飲之時復噉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

慳之即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啗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捧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

盧至慳鬼得除皆来觀看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唱言怪哉我令身形為異於本為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强意當作方計用自

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與否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為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為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饑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
何所為盧至云願為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
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

乃是大施主挾二張氈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為我通王
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慳悋將
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氈用奉
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
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慙愧坐地
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草亦
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
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為有此

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旣哀塞
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言不知何人形
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
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
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
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
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
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

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饑渴苦畏怖因緣
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
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
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畫隱密之事及以書
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
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
密之事可識與不母答王言兒在脇下有小瘡瘢猶小
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

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别真偽
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
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
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
佛而説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
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和飲
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
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
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語言我不損
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
即便得須陁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
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

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勑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

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饑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饑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饑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食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

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

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
令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令皆
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為賢者子作人
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
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令分衛不
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
作沙門故令窮困如是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
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

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䟦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結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陁亦復慳貪亦懐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䟦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

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勑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

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

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陁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令得阿羅漢恒行頭陁無有出也我覩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

羅刹啗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

便說此偈

為天乹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乹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乹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敎勑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

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

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㲲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鬭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鬭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㲲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聖賢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咒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要為樂即於座上得法淨眼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陁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陁舍從地湧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陁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使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烟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烟出老母復倍

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竪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

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麪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誡勑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誡勑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陁是跋提長者姊

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在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陁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

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迎留陁夷比丘即入禪定起
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
此沙門從何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
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
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
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
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
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

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陁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與者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迦留前坐迦留陁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

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陁夷所迦留陁夷為說妙法得
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闍梨乃至身死猶命
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
林爾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
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
乏欲死脣口乾燋欲趣河泉變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露
墮其身上皆變為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
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

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别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給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於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比丘等捨慳

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宫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宫說偈乞食云

饑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裀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

内有二餓鬼裸形黒瘦飢虚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徳慎勿以食與此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宫殿爾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縁受斯罪報舍主荅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徳而彼夫妻恒懷恚惜我數數敎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

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為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帀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為玆貪欲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犲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為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

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斃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𣯚毾𣰆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馚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劬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

於府內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寃䆮如此經尋月王誒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𭃂之至楊都又死三驗出寃䆮志

齊陽瞿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儁就郡繩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儁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希旨成暉儁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儁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

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傾賣衣裳為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讒駮魏史為魏收所奏文帝毆殺之此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